

領軍出川抗日

劉湘傳奇之四

● 費 雲 文

整軍方案開始實施

劉湘爲安定人心，特由「川康綏靖公署」及「四川省政府」會銜佈告：「近有反動份子，乘此全國統一，川局安寧之際，企圖妄生事端，搖動人心，陰謀異動，實屬不法，應予嚴加取締」。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廿九日，軍委會令頒「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組織大綱，發表何應欽爲主任委員，劉湘、顧祝同爲副主任委員；賀國光、鄧錫侯、楊森、孫震等十九人爲委員，同時頒佈「川康整軍方案」，共十一項；要點如次：

- 一、川康軍以軍（或獨立師、旅）爲單位，直隸中央，由軍委會直接指揮。但爲綏靖之必要，「川康綏靖主任」得呈准軍委會調撥軍隊聽其指揮。
- 二、軍隊教育由「訓練總監部」統轄，其原設之軍官軍士教育機關，應由中央直接辦理。
- 三、各軍政訓，由「行營政訓處」統一辦理。
- 四、航空防空事宜，由中央統籌辦理，所有

飛機飛行場、廠等，一律由中央接管，駐在川康之航空隊，在綏靖任務上必要時，「川康綏靖主任」得呈請軍委會委員長酌撥歸指揮。

五、軍需工業及兵器製造事業，由中央統籌辦理。所有製造修理各廠，由中央接辦。

六、爲減輕人民負擔，應將川康現在保安保衛各團隊盡量縮減；地方治安，由國軍協助維持。

七、「川康綏靖公署」及其所屬機關之編制經費重行核定，以求切於實際。以其節餘之款，爲補充川康軍隊或彈藥、裝具、器材及建築營房、演習之用。

七月六日，再開「川康整軍會議」，決議川康軍隊整編如下：

- 一、川康綏署直轄部隊（即劉湘系統）
 - (一) 廿一軍 唐式遵，三個師
 - (二) 廿三軍 潘文華，三個師
 - (三) 四十四軍 王纘緒，三個師
 - (四) 獨立一四七師 許紹宗
 - (五) 獨立一四四師 郭勳祺
 - (六) 獨立十一到十七，七個旅。

以上共十四個師，另七個旅；總共六十個團。

二、其他各軍

- (一) 廿四軍 劉文輝 兩個師另一獨立團（共九個團）
- (二) 四十一軍 孫 震 三個師另一獨立團（共十三個團）
- (三) 四十五軍 鄧錫侯 三個師（有八旅，每旅兩團，共十六個團）
- (四) 四十七軍 李家鈺 兩個師（八個團）以上共十個師。

另楊森部隊已調出川，赴貴州省，未列入此次整編。

當七月八日，會議結束前，何應欽報告日軍已在蘆溝橋向我第廿九軍發動攻擊，中日戰爭已無可避免。全場與會人員聽說，莫不憤慨激昂，紛紛請求統兵出川，參加抗日行列。劉湘也有同感，當即積極協調各軍，籌備有關事宜。

豪氣干雲請纓殺敵

民國廿六年八月七日，劉湘奉中央電召赴南京研商川軍出川參加抗戰事。他抵京以後，立即發表談話，豪氣干雲的表示：「決以川康的人力、財力貢獻國家，可以出兵卅萬，提供壯丁五百萬，糧食若干萬石」。

八月十三日淞滬抗戰開始，劉湘離京返川之前，向蔣中正委員長當面報告，建議請中央政府遷移到四川，長期抗戰。同川之後，立即召集川康各軍將領，安排出川抗戰之事。除劉文輝的第十四軍按兵不動外，其餘各軍都熱烈響應，請纓殺敵，初期決定出川的軍隊如下：

- 第廿三集團軍 總司令劉湘
- 第廿一軍 軍長唐式遵
- 第四五師 師長饒國華
- 第一四六師 師長劉兆黎
- 第廿三軍 軍長潘文華
- 第一四四師 師長郭助祺
- 第一四七師 師長楊國楨
- 第一四八師 師長陳萬仞
- 獨立十三旅 旅長田冠王
- 獨立十四旅 旅長周紹軒
- (以上共約六個師)
- 第廿二集團軍 總司令鄧錫儀
- 副總司令孫震
- 第四十一軍 軍長孫震
- 第一二二師 師長王銘章
- 第一二四師 師長孫震兼
- 第四十五軍 軍長鄧錫儀兼
- 第一二五師 師長陳鼎勳 (一說黃隱)

第二二六師 師長刁世傑 (一說黃隱)

第二二七師 師長陳離

第四十七軍 軍長李家鈺

第一〇四師 師長李青廷

第一七八師 師長李宗舫

第四十三軍 軍長郭汝棟

第廿六師 師長劉雨卿

(以上共八個師)

以上共十四個師，原指定「廿三集團軍」由東路出川，向宜昌集中，準備增援平漢鐵路前線；廿二集團軍由北路川陝大道向西安集中，準備增援晉東北。四十三軍的廿六師，則由駐防的貴州防地，經湖南前赴上海。

另外，還有楊森的廿一軍兩個師：一三三師楊漢域、一三四師楊漢忠，原已調駐貴州省；也自防地沿湘黔公路，轉赴上海。

各部隊出川前，劉湘特召集一次高級幕僚會議，大家都勸他不必親自領軍出川作戰，他却力排眾議表示：

「我多年來致力於四川的統一，並使四川確為中央的一個省份，但各方面仍不能如蔣委員長一樣真正了解四川赤誠擁戴中央統一的意願。加以今年春天又發現使人誤解的謠言。經此教訓，使我大澈大悟，了解必須有破釜沉舟，奮勇前驅的表現，才能使中央信之不疑。此次在京面陳蔣委員長呈請國府遷川，確係出之衷誠。若我不親自出川，或將以為我尚有盤踞的心理。未必能够放心西遷。因此，為了國家民族前途着想，我不

能不自率兵出川」。

劉湘率師出川後，即於十月十五日，奉派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指定在鄭州設立長官部，將負責平漢鐵路方面的軍事。劉湘於十一月九日，赴京籌組第七戰區及川軍抗敵事宜。

宿疾復發藥石罔效

十一月廿日，國民政府發表宣言，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移駐重慶辦公，表示不惜長期抗戰的立場。劉湘再電呈國府林主席，謹率七千萬四川人民，翹首歡迎。此時，劉湘已經因為胃病加劇，南京日機空襲危險，奉蔣委員長之命，移往漢口療治休養。

劉湘在漢口住進萬國醫院，經醫生檢查研究之下，發覺病況相當嚴重。原來他出身貧寒之家，雖貴為一省之長，掌握兵符，但却自奉儉約，夫人也是個節省有名的婦人。日常飲食，常有已經陳腐之物，早有胃潰瘍的病症。前在四川，已一再發作，根據跟他在一起的劉航琛的說法：

「劉甫澄在南京時，正是螃蟹上市，他喜歡吃；但他有胃潰瘍的毛病，螃蟹和醋吃多了，使他的胃病大作，吐血厲害。十一月二日，他叫我先回漢口，我是坐飛機去的，他在後面乘輪船來，帶著他自己的醫生（羅馬尼亞人）和護士，住進了漢口萬國醫院。」

勉勵袍澤誓死殺敵

民國廿七年一月廿日，劉湘病逝，存年四十

九歲。臨終前留有遺囑，勉勵出征川軍：「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一日誓不還鄉」全文如下：

「余此次奉命出師抗日，志在躬赴前敵，為民族爭生存，為四川爭光榮，以盡軍人之天職。不意宿疾復發，未盡所願。今後惟希望我全國軍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繼續抗戰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澤，一本此志，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以爭取抗戰最後之勝利，以求達我中華民族獨立自由之目的。」

一月廿二日，國府明令褒卹，追贈劉湘為陸軍一級上將。二月十四日，國府再明令國葬劉湘。並於民國廿八年舉行國葬典禮，建墓園於成都南郊武侯祠側。

特立獨行風格氣魄

從以上比較詳細的敘述中，可以知道劉湘對國家，對四川是有很大貢獻的。尤其在四川軍人當中，有他特立獨行的風格和氣魄。

首先，他是個自奉節儉，不貪財色、不橫行霸道的人。當時四川高級將領蓄私產，討幾個姨太太的人不少，他却置私產，不娶姨太太。他的結髮妻子周書（玉兒）也是個不慕虛榮，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型人物，毫無閹官太太的架勢。甚至為了公務工作，疏忽了自己的身體，以致胃病宿疾多次發作，無暇根治。終於僅僅存活到四十九歲的盛年，就與世長辭。其次，他是個有忠

信基本品德和馭下寬宏大量的人。律已甚嚴，從不背叛長官；對其他各軍，縱然發生戰鬥，也從不趕盡殺絕。才能在統一四川的原則下，有益於全國的真正統一，才能有接納中央的約束，服從中央的事實。

再次，他有用人唯才的雅量和器識。不分畛域，不局限於同鄉故舊（不用親戚）；為了推展建設，多在京滬延聘專家入川相助。自中央於民國廿四年入川督導軍政，打破過去防區包辦制度以後，他在中央支援之下，努力從事各種建設，突飛猛進，不僅面目一新；而且軍事、政治結構，都有脫胎換骨的改革。

再次，自北伐以來，他即始終忠於國民政府，當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時，四川將領如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等且已通電公開支持汪、閻、馮等叛國組織「擴大會議」。惟有他疾風勁草般的效忠中央，即為顯例。

再次，他始終是反共的，從不聽人慫恿感動，改變此一立場。

國民政府在對他的褒揚令中也稱贊他：

「川省為抗日之國防根據地，甫澄主任數年來擁護中央，完成統一，苦心所寄，惟在整理軍政，發展地方，以增厚國家對外之力量。此次率師抗戰，倍著忠勤，積勞辭世，舉國痛悼。觀其病中籌策，不忘國防建設，臨歿遺言，曾無一語及私，實足資袍澤之表率，與死後之觀感。」

當然，他的所以成爲出類拔萃的人物，自然有他的優點，但他也有其缺點。與他同時共事多年的孫震將軍，曾談論到他說：

「以吾人之觀察，劉湘在川中實爲一肯負責、有作爲、有事業、有希望的人物，除軍隊故步自封，不求進步外，對其他政治、財政各方面，亦能延攬才智之士，共圖治理。惟失賦性偏私、取法乎下。當民國廿一、二年間挫敗劉文輝，川中軍民望治情殷，實爲劉氏水到渠成統一四川之良機。當時上有中央政府爲之主持，川內有共同之敵人（共軍），各軍必須一致討共。各軍本身又均處於窮蹙之境遇，既無法上訴中央，自然只有聽命劉氏。並且在劉氏擊敗劉文輝佔領川南、川西南之防地後，在川中幾有三分天下之二。誠能開誠心佈公道，視之如己，何人能不服，何人能不信。……惜一念之差，誤走旁門左道（此指相信星相之說，寵任術士劉從雲竟任用他爲剿共的三軍主帥）遭致百尺竿頭之頓挫。（此指最後一次會攻共軍，被反擊而失敗）真爲國爲卿惜。幸靈智未泯，幡然覺悟，臨崖勒馬，聽命中央，未致一錯再錯。稍蓋前愆。不僅劉氏個人之幸，亦四川之幸」。

謠傳都是無稽之談

另外，也有些關於他的謠傳。首先是西安事變時，謠傳他意存觀望，曾有密電，（並派人前往）勸張學良斷然處決蔣委員長；此說殊不可能。劉湘接到西安事變報告時，十四日才回到成都。以當時的交通情形與決策考量，不可能派專人前往西安，傳達此一建議，就事論事，幾年以來

蔣委員長為整理川中軍政曾停留川中半年之久，無論情感與志趣，與劉湘之間，都有深切的公誼私交。而他與張學良、楊虎城少有往來接觸，張、楊等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在川中亦尚未造成聲勢，也尚未為大眾所認同。他決不可能在此時期，先忙打密電建議張學良處決蔣委員長。再退一步說，如果是為了提前抗日，他擁護的領袖，當然是蔣委員長為最理想人物，而非實力威望都不相稱的張學良！何況真的處決了蔣委員長，對他和四川又有何益處？

另一個謠傳，是說他的死，是被戴笠利用川軍將領范紹增為內間，下毒殺害的。又說他與韓復榘有勾結，準備在襄陽會師，阻止國府遷移入川。因為韓復榘被中央逮捕槍決，他以為陰謀敗露，受驚而死，此說更屬無稽之談。

首先弄清楚，韓復榘軍擅自撤出濟南，是將主力退往魯西單縣、曹縣、城武一帶。並沒有退出山東的打算。幾萬人的大軍，在軍令約束，交通限制，和駐地給養等條件都不具備之下，是不可能開到湖北襄陽和川軍會師的。何況，韓復榘一月廿四日才被判死刑，劉湘已在幾天前（二十日）病逝了呢？何況，國府遷重慶，是劉湘主動向中央建議的，當時事實上國府已經遷往重慶。

至於說戴笠利用范紹增下毒事，完全胡扯。范紹增當時已是副軍長，川中袍哥重要人物，怎能受戴笠指使為內間對付劉湘而被人發現？劉湘在萬國醫院中，除了醫師外，還有他自己的醫生、護士和警衛人員，又怎能聽由范紹增下毒？筆者主編過軍統局的歷史，看過軍統局的所有檔

案史料，從未發現戴笠和軍統局與范紹增有任何關係。何況，中央既已發表劉湘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川軍也已有十四個師出川參加抗敵，奮勇作戰，頗著戰績，甚至師長王銘章還在山東前線壯烈殉難，師長饒國華在廣德殉難，中央也沒有懷疑他的理由和必要？縱或有問題（如韓復榘事），也必需經過法律審判程序，公佈罪狀，豈有對軍事方面大員，用此暗殺手段的道理與可能？

另外，有些外國人對劉湘的僅從外表看法，雖然各有不同，如美國的駐漢口的副領事某人，於民國廿二年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形容劉湘：「有一個紳士的形貌，但其殘忍却如一隻蒼鷹」。英國駐重慶外交人員則表示：「劉不會使人有特別聰慧的感覺，甚至說他的談話很笨拙，也未過份」。但可知道他是一個有風度，穩重而不隨便講話的人。

對國家盡最大任務

看起來是有譽有毀。當國民政府為劉湘舉行國葬典禮時，四川名人黃季陸曾經發表一篇文章，敘述他對劉湘的觀感，茲特抄錄如下，並以結束本文。

「劉甫澄先生是自七七抗戰以來，第一個死於職守的最高級軍事長官，他雖然不是死於疆場，像我們四川的王銘章將軍那樣壯烈，却是他由於孱弱的身體，躬率了川軍健兒出川抗戰，積勞致病而不幸病故的。四川的人口眾多，土地的肥美，在全國要佔第一位。然而在過去廿幾年當中，四川軍人除掉

內戰，關着鑿門、劍閣，自己殘殺火拼之外，對於國家的貢獻實在太少了。劉甫澄先生他是打破廿餘年四川紛亂的局面，而統一四川的第一人。因為有了四川的統一，痛苦呻吟的四川同胞，才比較得到一點生機。更因為四川能够統一，才能推進抗戰。以四川的人力物力去報效國家，使四川人在五千年來未有的民族抗戰大時代中，獲得不少的光榮。我這些話並不是對於一個死者的無味恭維。四川的軍政當局中，今後也許還有比甫澄先生對國家有更多貢獻的。但是在他的地位和當時所處的時代，對於四川、對於中國，已經盡了最大的任務」。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十二期訂費新臺幣壹仟肆佰伍拾元（折合美金伍拾伍元連郵費在內）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上本雜誌。